

柳河東文集

五

河東先生文集卷五

書

寄許京兆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

捧書叩頭。悸不

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瘡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瘡癰為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為大君子所有。欲使膏肓沉沒。復起為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惟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艱兀事既壅隔。狠忤貴近。狂疏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乘小人之危以快其角。遂未遂之私。則其人至死不服此類是也。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

造怨讎。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搆扇。便為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彊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文人所聞見。不敢為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

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覺覺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常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凜凜然歔歔喘喘。恐此事便已。推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大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隣。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僇。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卹。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醎。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

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搗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為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座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恒怯淟忍。下才末技。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疎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翻音功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厭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以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為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

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與楊京兆憑書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厲感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剝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為念。憂憫備極。不惟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公言顯賞。許其素尚。而激其忠誠者。用是踊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矣。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恥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恥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愆不用才。如王景略。以尹緯為令史。是皆終日號鳴大叱。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馬謖得以惑孔明。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為二千石。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為長者。最得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為匹夫。雖稱為長者。可也。自抱關繫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為大官。類非

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蒙以絃冕翼以徒隸。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間。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間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間也。又曰。彼不足我而基我哉。茲咈吾事。三間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為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為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為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天下號為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

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大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為士之末獨采取何如耳宗元自小學為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為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為之出數十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楊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奧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楊雄猶為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必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丈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詁風雅之道以為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為文以神志為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加以眾疾動作不常眊眊然騷擾内生靈霧填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按膽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災五年之間四為大火所迫徒跣走出壞牆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

盡意於筆硯。硯自苦以傷。危敗之魂哉。中心之悃。惓鬱結。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棄。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敘憂慄為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為大族。五六從以來。無為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子然。無可以為家。雖甚宗寵之。孰與為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餘年。嘗有壹男子。然無一日之命。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棄先君之德。使有世嗣。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為大僚。伏惟以此為念。流涕頓顙。布之座右。不勝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與裴墳書

應叔十四兄足下。比得書。示勤勤。不以僕罪過為大故。有動止相憫者。僕望已矣。世

所共棄。唯應叔輩一二公獨未耳。僕之罪在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儔輩恨怒。以先得官。又不幸早嘗與游者。居權衡之地。十薦賢。幸乃一售。不得者。譟張排根。僕可出而辯之哉。性又俗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惡。勢益險。有喙有耳者。相郵傳作醜語。不知其卒云何。中心之愆尤。若此而已。既受禁錮。而不能即死者。以為久當自明。今亦久矣。而嗔罵者尚不肯已。堅然相白者。無數人。聖上日興太平之理。不貢不王者。悉以誅討。而制度大立。長使僕輩為匪人耶。其終無以見明。而不得擊壤鼓腹。樂堯舜之道耶。且天下熙熙。而獨呻吟者四五人。何其憂裕者博。而局束者寡。其為不一徵也。何哉。大和蒸物。燕谷不被其煦。一鄒子尚能耻之。今若應叔輩。知我豈下鄒子哉。然而不恥者。何也。河北之師。當已平矣。虜聞吉語矣。然若僕者。承大慶之後。必有殊澤。流言飛文之罪。或者其可以已乎。幸致數百里之北。使天下之人。不謂僕為明時異物。死不恨矣。金州考績已久。獨幾幾同然不遷者。何耶。十二兄宜當更轉右職。十四兄嘗得數書無恙。兄顧惟僕之窮途。得無意乎。北當大寒。人愈平和。惟楚南極海玄冥所不統。炎昏多疾。氣力益劣。昧昧然人事百不記。一捨憂慄。則怠而睡耳。偶書如此。不宣。宗元再拜。

註釋

裴埴封叔和

河北之師

計王

承宗

承宗

之先武

俊

金州

即封

與蕭翰林倪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為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艱_婉結_婉。歟。忽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爰爰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移。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讎人之心。日為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為罪。兄知之勿為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腿。意以為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為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鳩舌啁譟。今聽之。怡然

不怪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為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詒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為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鄽為耕。忙朝夕。誦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為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與李翰林建書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藿者。聞人足音則足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

去年八月來。瘡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大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髀_聲去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偕至益善。永州於楚為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即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痛。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為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為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為理。世下執事至此。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瘡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為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為量移官。差輕罪累。即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為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不過為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為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嘗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贏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照僕僕豈敢衆人待常州耶。若衆人。即不復照僕。

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某白。

與顧十郎書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致書十郎。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纓冠束衽而趨以進者。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然而辨之亦非難也。大抵當隆赫柄用而蜂附蟻合。煦煦起起便僻。匍匐以非乎人而售乎已。若是者。一旦勢異。則電滅颼逝。不為門下用矣。其或少知恥懼。恐世人之非已也。則矯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莫能至焉。然則當其時而確固自守。蓄力秉志。不為嚮者之態。則於勢之異也。固有望焉。大凡以文出門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執事試追狀其態。則果能効用者出矣。然而中間招衆口飛語。譁然譁張者。豈他人耶。夫固出自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遑遑惕憂。無日不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大德。順宗時。顯贈榮諡。揚于天官。敷于天下。以為親戚門生光寵。不意礫礫者復以病執事。此誠私心痛之。堙鬱洶湧。不知所發。常以自憾。在朝不能有奇節宏議。以立於當世。卒就廢逐。居窮厄。又不能著書。斷往古明聖法。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衆人。

不克顯明門下得士之大。今抱德厚蓄憤悱思有以効于前者則既乖謬于時離散擯抑而無所施用長為孤囚不能自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始偃蹇退匿者將以有為也猶流于嚮時求進者之言而下情無以通盛德無以酬用為大恨固常不欲言之今懼老死瘴土而他人無以辨其志故為執事一出之古之人恥躬之不逮儻或萬萬有一可冀復處人間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感激浪然出涕書不能既宗元謹再拜

〔註釋〕

顧十郎

子厚老師顧少連十郎其子也少連少子師閔豈十郎即師閔歟

與韓愈論史官書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

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感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過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過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感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

自為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

退之館下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即籍者諸皆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好遊邊上問故老卒更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為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側其蒞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笏為諒也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為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為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荆軻復無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留侯徵畫容貌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為信且著其逸事有狀

答劉禹錫天論書

宗元白發書得天論三篇以僕所為天說為未究欲畢其言始得之大喜謂有以開明吾志慮及詳讀五六日求其所以異吾語卒不可得其歸要曰非天預乎人也凡子之論乃吾天說傳疏耳無異道焉諄諄佐吾言而曰有以異不識何以為異也子之所以為異者豈不以贊天之能生植也歟夫天之能生植久矣不待贊而顯且子以天之生植為人耶抑自生而植乎若以為為人則吾愈不識也若果以為自生而植則彼自生而植耳何以異夫果蓏之自為果蓏癰痔之自為癰痔草木之自為草木耶是非為蟲謀明矣猶天之不謀乎人也彼不我謀而我何為務勝之耶子所謂交勝者若天恒為惡人恒為善人勝天則善者行是又過德乎人過罪乎天也又曰天之能者生植也人之能者法制也是判天與人為四而言之者也余則曰生植與災荒皆天也法制與悖亂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預而凶豐理亂出焉究之矣凡子之辭枝葉甚美而根不直取以遂焉又子之喻乎旅者皆人也而一曰天勝焉一曰人勝焉何哉莽蒼之先者力勝也邑郭之先者智勝也虞芮力窮也匡宋智窮也是非存亡皆未見其可以喻乎天者若子之說要以亂為天理理為人理耶謬矣若操舟之言人與天者愚民恒說耳幽厲之云為上帝者為所歸怨之辭耳皆不足喻乎道子其熟之無羨言侈論以益其枝葉姑務本之為得不亦裕乎獨所謂